

元田  
生亮江  
文海  
指針

100519-000-2

921.5-Ka745b

文海指針

川田 甕江/評

M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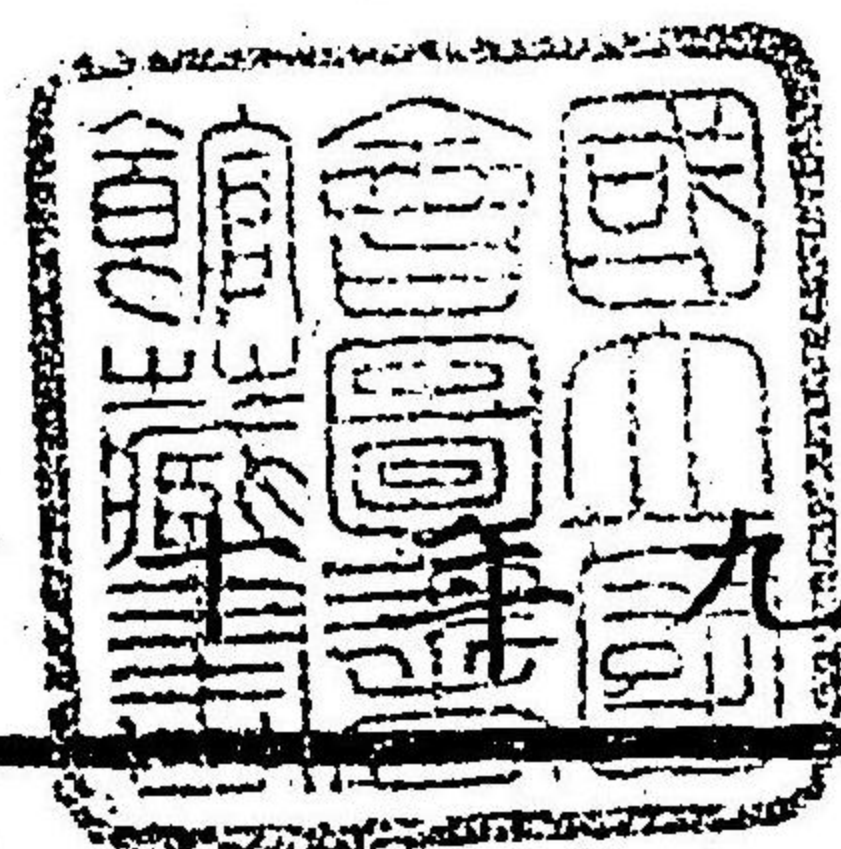
DBW-1171



921.5

Ka745b

921.5Ka 7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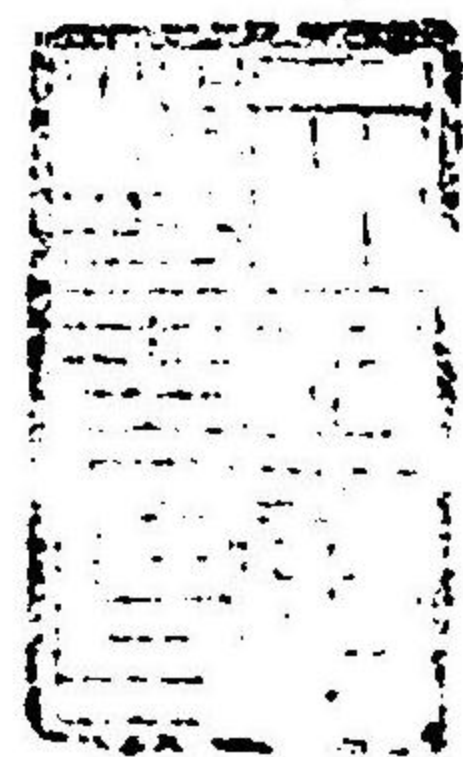


明 治 月 鐫

瓮江川田先生評點

# 文海指針

小藥昌造  
日下寬 編次




文海指針序 

川田毅卿抄清文之可為法者若干篇。加之批評。名曰文海指針。以授其門人。日下小藥二生。胥謀上梓。問余序。披而覽之。字櫛句爬。分析毫毛。無復餘蘊。以毅卿之深乎文。而其所以

文海指針

210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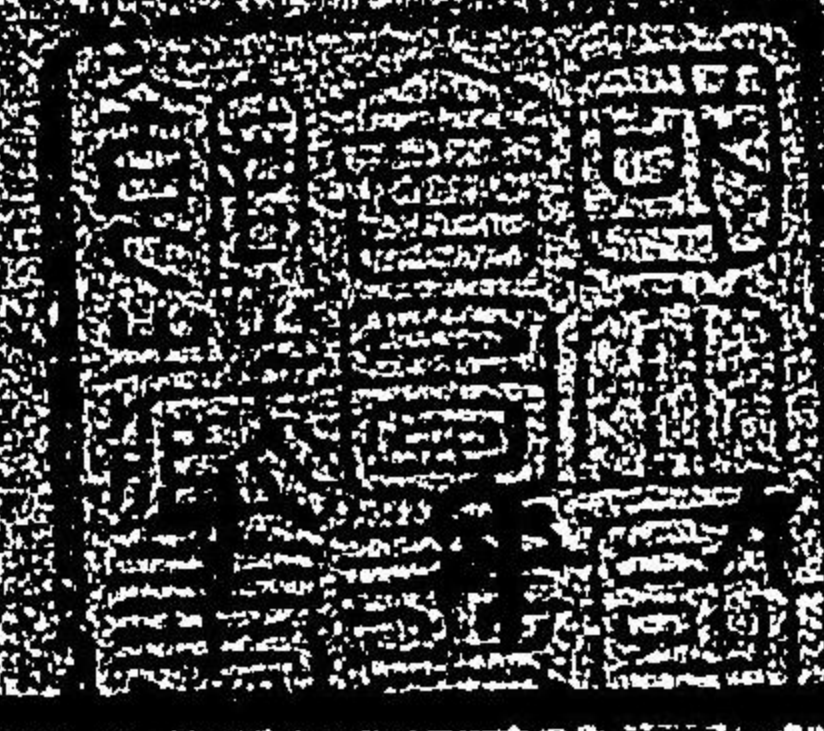
92.5 Ka 754a

文海指鍼序 

川田毅卿抄清文之可為法者若干  
 篇。加之批評。名曰文海指針。以授其  
 門人。日下小藥二生。昏謀上梓。問  
 余序。披而覽之。字櫛句爬。分析毫毛。  
 無復餘蘊。以毅卿之深乎文。而其所以

文海指針

明治 月 日



江川田先生評點

# 文海指針

小藥昌造 編次



1870

21031

為其徒者至矣。吾又何言。然吾之論文必曰左國史漢。必曰韓柳歐蘇。今毅卿不取彼而獨取此。豈謂左國史漢韓柳歐蘇之文無法可取耶。是有說焉。學書者不貴刻帖而貴墨蹟。相人者不於寫影而於觀面。孔子不夢堯舜禹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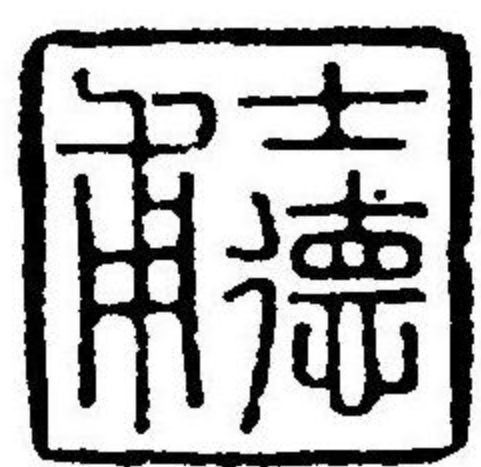
而夢周公。無他。時吾近者精神易接也。是故學左國史漢不如學韓柳歐蘇。學韓柳歐蘇不如學明清諸家。清之與我。其人或可相及。是猶授受乎几席間也。則其聲顏可擬步。驟易循。莫清文若焉。毅卿之所取。意其在

于此歟。且夫文亦隨世而變。譬諸語言。數百年之後。言辭聲音不能無轉變。從其轉變。溯以尋源。寓古意於今法。學文之法。其庶幾乎。而古之昧者。舍近趨遠。欲直跨唐宋秦漢。侯雪苑所謂不筏而問津者。故指鍼之編。自清文始。雖然。

是特論其所由而已。如其所造。則雖左國史漢韓柳歐蘇。猶之末也。而况明清乎。毅卿之不之及。蓋有待焉。爾。遂書以勉二生。

明治九年菊花之月

成齋重野安繹撰



迂堂巖谷修書



文海指錄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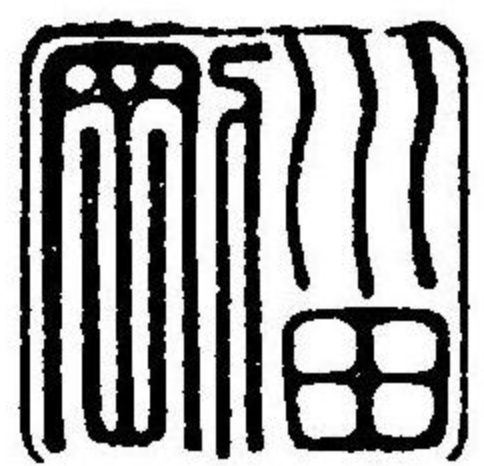


文海深矣初學之徒望  
海建津云或安途矣初  
涉志風百味冥揚水龍

擢不為所底心今卷法  
文十篇既示鐵路而元  
而明乃秦漢唐宋法  
源源存承皇人法乃迴

粗深於此何見其五形

甕江泉漁初淺



例言

一是編吾麓江先生嘗就清名家集中抄出其可為法者詳加批評授于家塾子弟者今請錄之梓以頒同好

一正宗軌範以下古人說文法者世多其書然論或涉高尚不便初學今是編則自篇章句字迄照應段落絲分縷析細大無遺苟志于文者一寓目焉則思過半矣

一秦漢諸子姑置勿論歷代之文宋降於唐明降於宋而清初侯魏諸家輩出衰者復興此所載雖篇



什不多亦足以窺其門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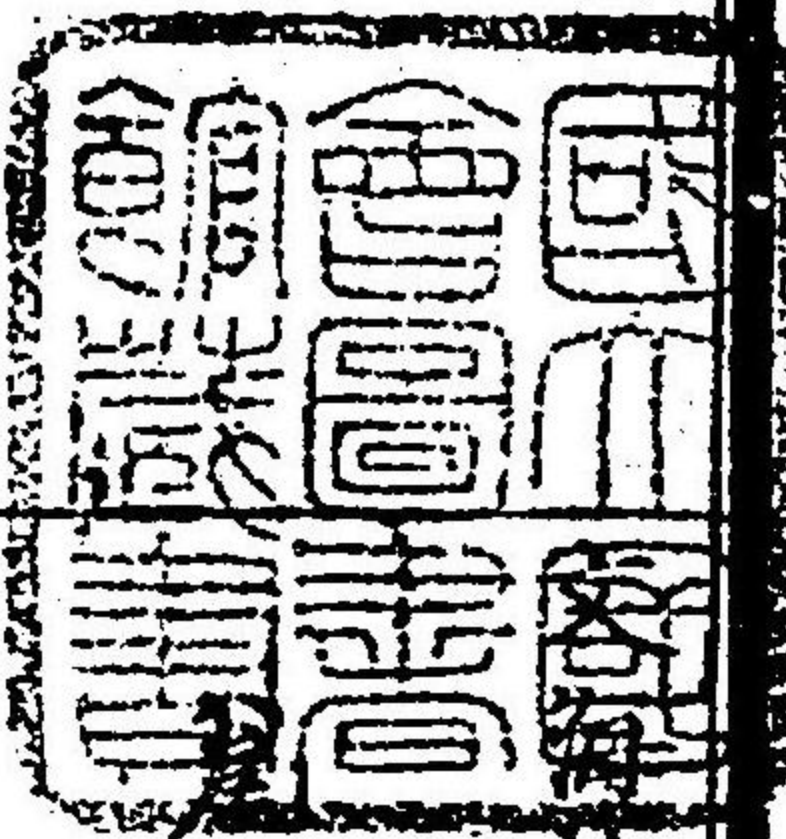
一航海必用羅針雖有風濤之險免覆沒之患以達數千里外文章亦然蓋唐宋大家之文猶海學者苟由此詳其針路而後航焉則唯意所向不難造詣是所以名編也

一是編削劇期迫披覽未精若有訛謬四方君子幸賜指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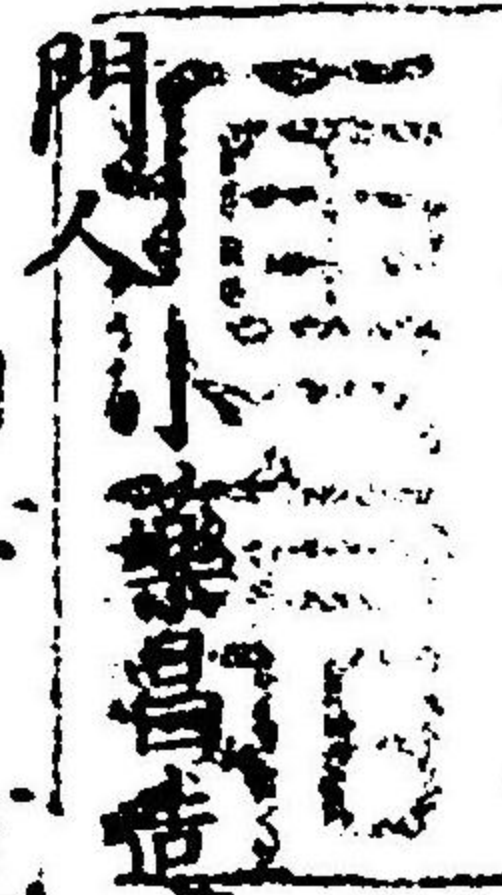
明治丙子十月上澣

日下寬

小藥昌造 識



江川田先生評點



編次

也園送春詩序

黄石牧

凡三段中間一大段分為五小段落大意言歲月不與我延且及時勸學樹功而通篇以春為線索

起首平平叙事無他奇然看來是一字不苟下着着那後段文字讀首須用意見之引証也  
歲在癸未三月之暮同人集於也園賦詩以送春客酌而咨曰送春禮乎曰無之聞之月令迎春東郊春可迎也亦可送也堯典之命曰寅錢納日可錢也

篇得有情致

送吾之春四字一篇大頭腦下面許多文字不過此意然若徒頭說起則又勢迫如無味故一語其非禮再詰其無情以成波瀾到此方纔下此一句即是文章發局法

此段一為篇首發氣然且不用辭語設春若曰三字語筆說之句句顧前文迎送回首駐足春戀踟躕少情事字妙甚其

春亦可送也。客曰其來何自其去何之其交代何所何不見其回首焉。駐足焉春戀而踟躕焉何東皇之少情而何為乎送諸。曰吾非送天之春也送吾之春爾。天之春往過來續無有窮紀我之春歲逝而歲減。自孩笑以至於今其為春也多矣學問之未積功業之未樹道德不彰於身膂力不庸於國而今寸之陰駒馳電滅不為我少留春若曰吾之視爾不為不勤矣否除而泰乘復來而剎往歲有長月有進日有益吾一年而一至而改觀者多矣而爾畫然如故也。狎

未段更進一疾

逐字揮字映帶篇首迎字錢字

舞雩非送春典故然沂水舞雩與起首同人賦詩映照且無此句則中是送春序何以見其為送春詩也至今不去句見東皇之果非忽然少情而吾學問功業不足以駐之則賦詩送之不可已者自在其中可謂好結末矣

至者襲習見者厭將去恐不速矣戀之有焉呼春之去我非忽也可因是以惕吾志而迫吾程不則忽忽爾芒芒爾蟪蛄爾蚺蝥爾客曰思深哉其非流連光景之謂曰抑有進焉夸父逐而魯陽揮猶之無益耳沂水舞雩之春至今不去也亦巧亦緻愈讀愈妙然是才人之筆與侯魏大家氣象自異讀者宜分別觀之

樓山堂遺集序

侯雪苑

凡五段大意言樓山殉國難其文與天地不朽非諱者之所得而毀滅况持論卓絕用筆亦不失韓歐蘇之

首段言其人不朽其文決無不傳之理

一唱三歎無限神韵  
野謂擲地作金石聲  
者此先提大綱虛說  
以下層逐段實說  
何等巧手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為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焉乎使其言而可毀則採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

二段言陳子之所以藏之者雖出于友誼亦足以見其文自有不可毀滅之實

觀其朋友其人可知  
贊美陳子即贊美樓山也且以一抑字幹旋歸重於文章以引起後段妙甚  
三段言見其著作則可知其濟世殉難之素志以証其文遠過

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鏹皆不可問獨守此一集以報亡友即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乎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為徒眾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有以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已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已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

於前人  
揀選發意並傷亡國  
哀則哀矣然未若樓  
山之察亂於未然豫  
講求救之策即是  
其文過於前人處  
通篇以悲痛詠歎者  
筆不空在敘事實故  
起首唯曰死時到此  
纔下數語殉難之狀  
宛然見於言外此甚  
四段言續韓歐蘇以  
証其文遠過於前人  
揀選發意摠情詠歎  
妙則妙矣然未若韓  
歐蘇之作有指法為  
天下後世模範即是  
其文過於前人處

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狼墮鼠禍機將發其  
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為補救甚且不借以其  
身為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  
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于江上之  
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  
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  
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  
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終卒知之恐天下  
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

樓山雖以韓歐自許  
要之其文以人傳不  
以文傳故作此依違  
不了之語  
未段併論文與人作  
收言其人守道其文  
可愛重其人以死守  
道其文更可愛重  
疊前句以一旦字轉  
換是朝宗慣用字法  
亦是殉難之意却不  
說破顧時低徊忽下  
嗚乎一句作結餘情  
不盡

文即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即越裳之重譯豈有  
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  
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  
至斷頸絕脛以死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  
愛而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  
頸絕脛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求之  
者又何如也嗚乎可以知樓山矣  
俯仰感慨有情有韻可謂得太史公神髓矣其或  
看為學歐者恐未免皮相

曰散佚、曰為諱、曰毀滅、曰可毀、曰不傳、曰掩、曰塞、  
摧、曰果出、曰所藏、曰完好、曰守不肯與、曰不知其  
善、曰不取視、曰知之、曰卒知、曰始終不知、曰辨、曰  
識、曰愛重、看他虛字隨筆雜出、而斡旋自在、如轉  
丸、三鳴乎、每段句尾也、字耶字兩哉字矣字、下得  
有味、

答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汪堯峰

凡三段大意言以史證經諸書歷歷有據據  
况春秋經中之史則是以史証史而李接彼  
律此  
過矣、

首段先揭來書大意  
一語辨駁以為下文  
之地、

本足證論不足深辨  
故今就淺近處指點  
撫弄一番、

二段舉古人以史証  
經之明驗、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遽蒙手教之辱、謂古人以經  
證史、不以史證經、解經諸作、不當恭以後世事、其說  
甚辨、然非琬所敢安也、琬不能探伏秘籍以相酬答、  
試舉里塾諸童、蒙所恒誦者、為足下言之、幸足下小  
降心平氣而聽焉、昔子程子之傳易也、於屯明之九五、  
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偁昭二宗以證之、於師卦則引

就程子易傳中舉五  
件經左變化五樣句  
法

諸書皆是里塾童蒙  
所恒誦若陳言可厭  
者今長句短句正說  
反說參差錯綜以為  
波瀾筆法頗似昌黎  
佛骨表歷舉帝王年  
壽數

來書據歐蘇立說起  
首用伏筆到此點出

淮陰侯於六五則引郭子儀相州之敗以證之於否  
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之於遯之象於未濟  
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  
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老人之定太子為之反覆  
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即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  
也如其不可以為證則淮陰侯以下諸人之事豈不  
皆出於史乎至於揚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他若胡  
康侯之傳春秋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  
永叔蘇明允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果不可以證經

三段更進一出說春  
秋經中之史以史証  
史非以史証經  
起首云見琬春秋諸  
論遺蒙子教故於諸  
經中特舉春秋以明  
辨之此段是主前段  
雖歷舉諸証畢竟不  
過引起此段却先容  
把何所識且將故意  
稱揚贊美遂說入本  
旨孟子多用此法柳  
州賀失火書亦然  
隱然自許高占地出  
日以經証史曰以史  
証經此更轉出以史

也。如果不可以為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  
不妄引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  
用易詩禮三經為比。今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百  
年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  
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啻口  
抵掌馳騁往復其間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言以  
為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才也。雖  
使借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史證經可  
也。謂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無不可者。其

証史一說化陳為新  
是亦里熟重蒙所恒  
誦  
未段照應篇首作收  
如謙如矜如抑如揚  
亦是弄他股掌裏

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惜乎今猶未見  
其人而琬又學識蠢陋不足以任之耳足下宜早自  
奮勉用此倡導後世而顧為之詞曰史不可以證經  
然則琬尚奚望哉昌言無忌希賜裁答

李蓋後進鯁生非汪匹敵故此書輕輕着筆不復  
厲聲色非韓柳論史朱與陸陳論王霸論無極太  
極之比讀者宜如是觀○此篇在汪集中不為傑  
作然筆路明晰章法句法一讀易了後進學文宜  
從此等文悟入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袁簡齋

凡五段大意言佛之道固不足信而以勢  
之有未可遠去者况其說以禍福勸懲衆人  
亦未可全非目為  
九流之一九當矣

首段先揭二賓一主  
以為下文之地  
二段論佛之不可去  
與不必去以辨韓之  
迂  
佛與九流同此是正  
說却不說破為下文  
第四段養局何等結  
構何等布置  
一身一家之小且有  
此長物况天地之大  
何所不容此與下文

韓子謂佛太迂白傅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  
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  
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  
天下之民于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  
有疥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惰游子弟亦皆不得  
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除而攻去之奚能我奚必

映帶  
 三按論佛之非彼自  
 知之以辨白之愚○  
 此分爲五節第一節  
 用靈華是烟自二節  
 近四節用寶華是目  
 第五節用收華是結  
 束○佛之非佛自知  
 一語嚼破慧眼燃犀  
 辨得明晰駭得痛快  
 然不就他宗旨上着  
 論却從世間日用淺  
 淺近近裏尋箇破綻  
 單刀直入巧甚妙甚  
 蓋善學昌黎佛骨老  
 泉辨奸筆意  
 第一節三守字三之  
 字三故字三矣字華

我然予以為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  
 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  
 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  
 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  
 化有僂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  
 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婚矣  
 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體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燬乃  
 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于人  
 而自利則術破乃為祈為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藝

三節五則字五乃字  
 五之字此節二故字  
 二焉字用華變化字  
 法句法共妙

四段言其道雖不足  
 崇而其說足以動庸  
 人之心是其所以不  
 可去也此並點轉白  
 身上○誤字是上文  
 非字轉語  
 九流與佛同此是反  
 說與第二段映照所  
 謂應外合法  
 且以一句兼上起下

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波窮一波又  
 起故聰明者悅焉舍宏其教元惡大慙立可懺免故  
 下愚者悅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  
 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  
 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為是汝汝者哉彼九流者其誕  
 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塔墓矣取人之  
 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  
 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  
 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山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



過度愛一篇大機阻  
從是以下迄結尾得  
此句然後輕掃去  
不費力想作者下筆  
時意匠慘澹有十日  
一水五日一石之思  
然非喫此中苦心者  
不能知  
信字是佞字轉語貼  
白去字是開字轉語  
貼轉  
未段言吉凶禍福機  
者之所不惑而庸人  
之所易動心天下浩  
浩皆是庸人而識者  
絕少則佛有不可得  
而去者目為九流之  
一當矣

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以動者  
動之乘其虛句其餘衰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  
窮以補周官開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周孔  
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  
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為善者  
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  
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自傳又甘以常  
人自待吾以為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二客變我主意自見

通篇用假容形主法看他夫字且字然字彼字若  
夫等字震震以轉筆拗筆寫出許多議論藻思泉  
湧愈出愈奇噫子才真才子矣

明太祖論

廖榮舟

凡五段大意言制義取士明祖愚天下之術而其意則本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

首段在揭智愚二字  
主客變提撮說全篇  
大意所謂冒頭格  
開口一語奇絕如此  
使人逆思後文之妙  
如名優上場聲歌騰  
畢觀者早已想像他  
後來奏何等妙伎一  
般○先引古語一類  
文勢跌宕  
唯聖人一句不特貼  
明祖身上直與下文  
孔子曰句為伏筆

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使天下皆  
智而無愚而天下不勝其亂矣蓋智者動之物而擾  
事之具也昔人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可夫庸人  
烏能擾天下哉擾天下者皆具智勇山傑卓越之材  
使其有才而不得展則必潰裂四出小者為盜大者  
謀逆自古已然矣惟聖人知其然而惟以術愚之使

二段入題亦是主客  
變提此今為兩節上  
半貼秦拙下半貼明  
巧然且重筆影寫水  
全說出為下文留餘  
地○妙語解頤  
後知愚二字轉入巧  
拙二字何等才華

天下皆安於吾術雖極智勇山傑之輩皆潛消然奪  
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後天下相安於無事故吾以為  
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  
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秦始皇以狙詐得  
天下欲傳之萬世以為亂天下者皆智謀之士而欲  
愚之而不得其術以為可以發其智謀者無如書於  
是焚之以絕其源其術未嘗不善也而不知所以用  
其術不數年而天下已亡天下皆咎其術之不善不  
知非術之過也且彼烏知詩書之愚天下更甚也哉

且彼一句轉筆過度  
毫不費力○時說入  
正意先撇開一筆錄

家注、有此法、作者  
蓋學之  
看破拘泥支離之病  
是陸王宗旨、此與後  
段人心之詩書云、  
數語為伏筆

三段言不焚詩書而  
詩書自焚、以證明之  
巧、此是實說、承第二  
段下半之一節  
所謂一冒一腰六腹  
一尾、是其法式、而人  
人耗精於此、巧哉明  
祖之愚天下也  
此與後段圖史滿前  
句、意旨自別、此貼上

詩書者為聰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為耗其聰明才  
辨之具、况吾有爵祿以持其後、後有所圖、而前有所  
耗、人日腐其心、以趨吾法、不知為法所愚、天下之人  
無不盡愚於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無為矣、尚安事  
焚之而殺之也哉、明太祖是也、自漢唐宋歷代以來、  
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為然、明  
制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歸為制義、中  
式者錄之士、以為爵祿所在、日夜竭精、斂神以攻其  
業、自四書一經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

文詩書者聰明才辨  
之所自出、句、後而貼  
耗聰明才辨之具、又  
是一頓、之勢、跌宕

四段言雖非滅詩書、  
而人心之詩書不可  
得而滅、以証秦之拙、  
此是實說、承第二段  
上半之一節  
陸云、六經吾心之注  
脚、王云、知善知惡是  
良知、此段許多奇語  
皆本於二子之言、然  
能化腐為新、所謂去  
陳言是也

以為妨吾所為、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非焚  
也、人不復讀、與焚無異也、焚書者欲天下之愚、而人  
卒不愚、又得惡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讀、他日爵祿  
已得、雖稍有涉獵之者、然皆志得意滿、無復他及、不  
然、其不遇者亦已、頽然就老矣、尚欲何為哉、故書不  
可焚、亦不必焚、彼漢高楚項、所讀何書、而行兵舉事、  
俱可為萬世法、詩書豈教人智者哉、亦人之智、可為  
詩書耳、使人無所耗、其聰明雖無一字可讀、而人心  
之詩書、原自不泯、且人之情、圖史滿前、則目飽而心

讀此段詩語雜出  
譬如演劇之徒且將  
且未各自呈伎使人  
喝采不已  
末段揮去陪家句  
與首段照應只就主  
意一處作結  
民可使由之云云作  
者着想全在此一句  
然却不連說出首段  
以聖人以衛意之句  
虛筆伏案到此始揭  
出孔子曰三字使人  
知前面許多議論非  
麻說此是畫龍點睛  
法  
玩一離字可知首段  
聖人以術句不奇

足而無書可讀則日事其智巧故其為計更深而心  
中之詩書更簡捷而易用也秦之事可鑒已故曰明  
巧而秦拙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治  
天下者一人而已其餘皆臣與民而聽治於一人者  
也使天下皆安心而聽治於一人而天下固已極治  
矣尚安事使其知之而得以議吾之政令也哉故雖  
應前得其法者明為然  
以明之制百世不易可也  
拘泥支離學者之通弊沉其為利祿所役耗精於  
制義愚亦甚矣此篇借明初以罵曹世儒其言雖

指明祖

奇其意則正蓋紫舟學奉餘姚故其文往往有此  
簡捷過快之論觀於全集可見

翠微峯記

魏勺庭

凡七段大意言翠微峯高且險居此可以避流賊之害

首段略寫山勢之高且險筆伏筆引起後文

忽下或曰句其不唯文章收轉即舉一箇英雄一箇神仙以為通篇線索

二段略說修學之所由起又是伏筆為下文之地

翠微峯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峯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翠表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坳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興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蓋即其處相傳自古來無或登而居者歲甲申國變予采山而隱聞邑人彭氏因坳鑿磴架閣道于山之中幹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

三段分為兩節上半寫山之左右下半寫山之前後然只是山上景致句見其高不說到其險蓋為下文留餘地

躬庵有記詳載山中景物此詩足以見其一斑此與結尾為伏筆此寫滿油幽閑之趣與下文刺客一段相反映

弟大資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近之賢者先後附焉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簷牙窓戶欄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活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腋構草堂阻石為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予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庵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艷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廊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涯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流瀦以為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

花木森蔚雲霞繚渺  
神仙之境宛然如睹  
此段貼張麗英  
四段接第二段說易  
堂與廢之由

讀到此段筆墨大變  
譬如風伯一怒大湖  
萬頃琉璃化為雪浪  
捲天之勢

殺氣凜冽英雄本色  
此貼其尚

故謂之曰桃井加露板為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  
壬辰秋土賊四起彭氏屬於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  
財物因以賜諸子于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  
氏衷甲飲之顧謂其人曰吾嘗笑荆軻提匕首入  
不測之強秦自尋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既  
與為勸要害地因左顧遂發匕首搥其喉据石磔首  
碎之復還飲所取二佩小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  
廣卒復之諸子之散處者咸集以謂彭氏既當罪功  
不可滅乃祔而祀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

五段專寫登山之險  
補前第三段所未說

六段言其高且險而  
人莫能登以收拾全  
局

與土賊四起一段映  
照

者皆經前雙桃石迤北至山門綠圻上磴四十餘步  
穴如甕口登者默從甕中出側身東向僂行十餘步  
又直上百十磴曰烏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  
如屋架樓其中矚蹊徑眺城邑為守望焉又上數百  
步梯磴相錯凡數絕乃至于頂蓋此峰逶迤竟里旁  
無接輔自下仰之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岐而  
三之中高右縮左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  
陰森見者疑有虎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  
至焉庚辛間有西北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

絕高絕險之狀借二  
客口吻說出使讀者  
言外想像巧手也  
先揭國變二字引起  
土賊句以土賊引起  
守望句以守望引起  
此段所謂蜘蛛吐絲  
法  
七段始點出題意餘  
波然收筆

使于楚口徹其關使二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  
誰敢進者先是豐城人數百里來覓躬庵間關山下  
遇樵者指之曰從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邪  
遂竟去壬寅三月伯子將北行畫圖于扇命予記其  
略或曰此山名石鼓峰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羣呼曰  
赤面石躬庵舊有記特詳

從來記山水者莫不祖鄭而宗柳今此篇換骨脫  
胎不貌襲一句別出機軸自是大家本色○忽而  
山忽而人忽而徑路忽而堂宇忽而花卉爛熳忽

而劍戟馳突看他前後錯綜段段變化此種題目  
不如此著筆則雖善寫山谷花石之狀亦或不免  
一笨字

積善錄序

邵青門

凡六段大意言孟舉之善行雖多而舉費喪  
作文傳其殉國之節於天下後世是為取善  
今本編詳彼略此諸家序文亦不言及焉  
恐非孟本意故予表出此一事以論之

首段言賑饑救善  
則善矣而事有大於  
此者不可不亟亟表  
出也先駁朱翁及作  
序諸子以伸已說為  
下文發端  
回護不說破其短而  
暗譏其非孟本意與  
結尾十句交照  
冷語

積善錄者平江老儒朱翁排纘吳舍人孟舉所為賑  
饑救善已責助喪諸善事成快而名之者也孟舉博  
雅以詩文名又精書畫賞鑑雅不樂仕官予擬其品  
當在揚鐵崖倪雲林間詎以是編重朱翁之意亦以  
風乎世之擁贊自封財生而心死者耳為之序者五  
六家皆文章鉅公也毋論予不文即文奚辭於贊顧

曰補史關曰論世此  
二項全篇大旨

二段舉費君殉節始  
末即是可補史關要

稱贊清廉却後賊口  
中說出妙甚

錄中有一事可補史傳之闕而論世之士亦或有取  
於斯者余特表而出之孟舉有疎戚曰費君名彥芳  
明萬曆間舉於鄉崇禎五年補平涼隆德令未幾流  
寇薄城守弁某先遁君登陴扞賊中流矢城陷賊執  
君掠署舍蕭然無長物訖曰窮如是其好官邪縛不  
殺先是君以九書乞援於固原道陸公夢龍報曰第  
堅守且日自提兵來而書為賊所得設覆六盤山以  
待陸至陷伏中力戰被重創死全軍殲焉賊怒君之  
乞援也乃害君君挺立受刃腰頸皆穿穴以死事聞



賞刑是非顛倒如此  
而一事之得失足以  
見天下之治否此為  
下文論世張本

三段舉論文大意即  
是論世變

當優卹而逃并某賄樞部卸罪於君謂城守謀疎故  
僅贈奉直太夫靜寧州知州喪歸貧不能葬二子又  
相繼死孟舉慨然為舉三夜且銘其幽蓋距君之死  
四十九年矣誌文寂感慨可誦大略謂明季仕官獨  
尊進士而其中又有門戶之黨出必由進士仕必入  
門戶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註誤易復失職敗節  
可飾罪為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  
以為難公特以不由進士不入門戶以迂拙守官死  
封疆而無聞焉予讀之不禁掩卷歎歎蓋明自熹宗

四段更陳已說中明  
前意亦是論世變

洗李學風古今一轍  
可嘆

五段言費君雖忠非  
借孟手其喪不樂其  
人不傳則孟之高義  
果不耻於揚倪諸賢  
視之脈纖救苗之功  
孰大孰小不必待智  
者而後辨之也

時閹禍蔓延正人刳屠略盡思陵之世僅存者一二  
斬刈靡爛之餘也而門戶愈堅朋黨之禍愈熾黨同  
伐異賢者不免卒之君子不勝小人勝而明祚亦移  
矣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甌破碎於千百庸進士之  
手相傾相軋馴至土崩瓦解而原諸臣之心則宗社  
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門戶之局必不可破自世而  
下讀史者有餘痛焉嗚呼費君以老孝廉身殉城社  
而事往世移史書既未必錄而鄉里亦鮮有能記其  
事者向微孟舉則忠臣姓名幾何不為獮狝散盡而

上文曰慨然曰感慨  
曰歎歎曰餘痛此又  
以嗚呼起以哉字結  
旨求華華有痛哭流  
涕長太息之意  
末段言諸家序文屋  
上架屋無開發明今  
特表出費君殉國一  
事以論世變補史闕  
庶乎免其為贅言  
欲舉瑣瑣賑機救舊  
之事以表孟舉之德  
朱翁蓋非知孟意者  
此與篇首反應

羈魂之泣青燐而號宵露者且求一杯之安而不得也然則孟舉豈不誠高義哉予序積善錄而於君之死特詳者欲令後世知有君名因茲錄而逾著或者亦孟舉意也

宋漫堂曰題外單拈一事作序變體也昌黎大學博士李君誌銘六一海陵許氏南園記已開此格大抵青門文以神韻勝而間或有病於規模不大者此篇筆力自在在集中為別裁今取焉使人知其用筆變化不一

衛論

凡四段大意言夫子周游列國特注意于衛者以其國雖亂而其民未離易教也蓋觀於魯論諸書可見

裴橫山

首段言春秋之諸侯可與有為者齊魯衛而衛為之最  
衛是主齊魯是客魯是上客齊是陪客先引兩子曰桓合齊魯從陪客說上客從上客說入主意

二段言其國雖亂而土沃民富可以施教夫子之眷眷於衛者

昔者夫子之欲有為於天下也自魯而外齊與衛而已矣齊大以霸衛弱以亂而夫子汲汲焉不唯不亞衛於齊并不次衛於魯者齊難變而衛易化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又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可見矣予考衛之為國介於大河之間地行而饒人稠以富語曰沃土之民多逸逸則淫予於衛之淫

蓋為之也、無中生有、妙語解頤、數句隱隱與後段叙書則云云一節對照、三段承前文、歷舉數証、以明已說之不謬、於聖人此自魯論述一轍、哉三百三字作一氣讀、富之教之四字、一篇主意、易化有為、可為用、衛等句、皆自此四字推勘去、此喻非不當、然以疾

知衛之沃於衛之沃。知衛之可為也。自州吁召禍國始多難。新臺之行刺於詩。元頃之訟敗於春秋。陵夷至於靈公。艾豸興歌。兵戎拒父。其不亡者幾希。而夫子當日適衛者。再志不少衰。何哉。蓋魯雖弱。而道猶存。衛雖亂。而民未失。其可為一也。魯論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今有病者於此。必先固其元氣。然後可投以參附。參附既服。然後可投以飲食。苟元氣已耗。神體不支。雖有參附投之。無濟。而况敢進

病管國勢。文家常套。柯地之有。而胡亦堂。點之圃之稱。為妙論。似蘇。好笑。揣摹夫子心事。更進一層說。筆有精采。識論文不可無此等發揮。用衛之用。字法本於大蘇賈誼論。

以飲食乎。衛之可富與教也。是病者之可參附而飲食也。其元氣未散可知也。夫子於是已未得用。則使其弟子先行吾道。仲由子羔皆門人之選。一為大夫。一為家臣。雖出公之時。猶不以其無父而絕之。其急於用衛較之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意更深切矣。故小君可見。後乘可參。不特夫子之德之盛。與不擇地。抑亦見衛之勢足與有為也。及其晚年。轍環不遇。然後於刪定修明之中。隱寓其用魯用衛之意。叙書則錄康誥。酒誥。梓材。刪詩則首衛風。大雅則存抑戒。小雅

本段言兩缺者佐耳，猶且用捨有係於國家之興廢者，況聖人乎？前是雜引詩書春秋魯論等書，說了正意，無復餘蘊，此更引一奇証作結。夫子魯人，而魯不之用，而缺衛人，而衛不之用，並有可惜者，故引此為証。主客雙收，然秦用商鞅，何關乎夫子與衛之事，今用且然況三字，幹旋使讀者不覺其捏合之跡，此是文人狡獪手段。

則載賓筵嘗觀侯國之詩，得列於雅者，自衛而外，蓋無幾矣。夫子思衛之心，不與魯同。一轍哉！予觀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秦卒以霸，不數傳而滅衛，向使衛能用鞅，安知不少恢其祚。嗚呼！霸佐且然，況聖人乎？予是以愈為魯衛之不用吾夫子惜也夫。

論史之文，取証過多，則筆墨或病艱澁，今此篇語語引經，句句引史，而流動活潑，才鋒如湧，吾尤愛其鎔鑄點化之妙。

俞老僕墓誌銘

馮少渠

凡四段，大意言老僕讀書知義理，故其主、服勞不厭，能使其主之子有所成立。

首段二節，前節說老僕為人，曰：諒曰：強白。憚曰：恭謹。此是一篇骨子，後節說其服勞不厭，曰：薪言費，此是篇線索。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為仇家所陷，囚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為奴。老僕性嚴，未嘗見滿，儕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折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

段一節，言老僕規

試使已羅博哉大  
齋於學  
切絕林賦與老人擊  
虎映射妙

戲老僕常乘聲規誠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折棘為予  
與隣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  
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苦子數十子始憚老僕從此  
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  
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  
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窻下望薪有無以驗老  
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  
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  
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

字法句法宜然左氏

悲響作音皆從彈字  
轉化來與大音二字  
反映

三段一節前節言老  
僕雖老猶舉問前價  
不厭服等後節言其  
病猶能執主僕禮且  
以其三易稱知已老  
而老僕之老益可知

上文曰官又曰相公  
至此始下注冊借他  
人口吻說自己經歷  
何等巧手

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作遂大奮於學康熙  
癸丑秋敝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  
者率為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矣  
矣不能入山折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三  
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床  
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  
於予凡易三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爺予游京師  
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真相公矣遂稱至  
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

四段言老僕已沒見  
其僕則名其實七  
李元蒼頭略相似  
其僕是主己是客  
通篇以客形主  
四揭年齒見老  
之所以為老  
六舉薪爨見僕  
之所以為僕  
蓋與侯  
氏郭老僕墓誌銘  
異曲同工  
但彼抑揚頓挫  
天馬  
行空  
此則斧鑿有痕  
或輸一籌  
然此種筆墨  
非才  
人不能作  
望溪堯峰諸  
大家集中  
所希見

矣悲夫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身薪而泣明  
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歛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  
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

其僕則名其實七李元蒼頭略相似

老僕是主己是客通篇以客形主四揭年齒見老  
之所以為老六舉薪爨見僕之所以為僕蓋與侯  
氏郭老僕墓誌銘異曲同工但彼抑揚頓挫天馬  
行空此則斧鑿有痕或輸一籌然此種筆墨非才  
人不能作望溪堯峰諸大家集中所希見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朱竹垞

凡四段大意言史體隨時  
異空體例定而後得乘筆

首段言體例可領

尋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  
史受命以來兢兢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  
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  
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須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  
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  
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  
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

二段五節言體例本  
乎時空不必沿襲

紀傳史體創於史記  
而成於兩漢書後人

奉以為模範故先舉  
三史異同略說二卷  
更引歷代史例詳說  
妙在不散勿說過  
靈若直曰歷代史例  
隨時再空班史無世  
家范史無表志漢之  
光武唐之孝明云云  
則筆無曲折

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空不  
相治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  
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  
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  
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  
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治襲也班史第古今  
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  
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治  
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

三段二節入題言明  
代事時有前史所無  
者體例定酌量  
上半是容下半是主  
上文兩節不同而簡  
不必效一箇無同焉  
四箇不相治襲只是  
中釋時事不齊體例

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治襲也至若皇后  
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上一也  
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  
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  
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  
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空何以書濟  
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空何以  
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  
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空何以書志刑

有異一句下文曰當先定曰空審是及七  
簡空何以書只是中  
釋明三百年事有創  
見者一句看他變句  
單句長句短句錯綜  
變化主客對照何半  
若手

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祿衛詔獄  
廷杖晰之空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采  
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  
之參錯空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  
舉反側者與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  
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空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  
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其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  
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醜顏  
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

未段言修史先務在  
定例而定而後兼筆  
者有所典式與首段  
照應為疑

漏空何以書此亦體例之空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  
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繆彝尊不  
敏麤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  
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  
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庫修廣始可無失  
尺寸也吳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昔人云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  
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信哉言也清儒尚考據  
蔑視文人而所謂考據家之文務多援引書石人



名充紙上、殊少精采、獨竹垞才學備具、筆力勁健、能驅使古書、而不為古書所驅使、蓋以文人兼考據家、餘子所不企及焉、若此篇亦可以見其一斑矣。

文海指針終

明治九年

九月廿七日

版權免許



發賣書林

西京

大阪

名吉屋

編輯人

同

出版人

東京牛込北町二十三番地

小藥昌造

同 牛込肴町四十三番地

日下 寬

同 南傳馬町丁目土番地

吉川半七



佐木惣四郎

松村九兵衛

前川善兵衛

柳原喜兵衛

片野東四郎

東

京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石川治兵衛

東生龜治郎

